



杀手恩仇

〔美〕戴维·莫里尔著

陈红兵 王二定 译
夏启云 王蔚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81294

034-32

4461:1

一个女间谍、二个男杀手

034-32
4461:1

杀 手 恩 仇

〔美〕戴维·莫里尔著

陈红兵 王二定

夏启云 王 蔚 译

胡 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88年·北京

责任编辑

白 彬

封面设计

云 鸿

杀 手 恩 仇

〔美〕戴维·莫里尔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兴门外广播电影电视部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山东省单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290千字 14.375印张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0册

...

ISBN 7—80035—122—X/I.16

定价：4.00元

内 容 简 介

圣母院的牧师阿比拉德诱奸了妩媚动人的女学生，为逃避惩罚求得庇护建造了“圣灵避难所”。

慕尼黑会议后，美、苏、德、英、法五国谍报机构的首脑秘密会晤，达成密约，联合建立了国际间谍避难所。避难所的基本准则是阿比拉德条令。阿比拉德条令是“天条”，违反阿比拉德条令，各国情报机关立即通缉联合追杀。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首脑艾略特收养了孤儿索尔和克里斯，把他们训练成世界级超一流职业杀手。

训练中，索尔忤逆了养父艾略特的旨意和迷人的以色列摩萨德女间谍埃丽卡倾心相爱。

阴险狡诈的艾略特在以色列和阿拉伯争端问题上，为实现其阴谋，指令索尔炸毁了美国总统的普拉德姆基金会又在总统面前出卖了索尔，布置了对索尔的谋杀。

超人的机智和超人的技术，使索尔从艾略特一连串的捕杀网中撞出。

艾略特惊恐万状，他必须杀死索尔。于是决定利用克里斯。

克里斯此时正处在各国情报机关的联合追杀中。他违反了阿比拉德条令——在曼谷避难所里他为两次救过自己命的华裔杀手复仇，谋杀了克格勃的间谍，克格勃已发出通缉。

艾略特找到了克里斯，并不马上按通缉杀了他，而是以养父、情报局首脑的身份，指示他去寻找索尔。然后布置了配

备直升机和特种部队的大规模剿杀。

由于索尔预先置防，艾略特的剿杀又一次失败。

从剿杀中克里斯认清了艾略特的狰狞面目，决心帮助索尔去探明谋杀背后的阴谋。

逃亡中，他们邂逅了埃丽卡。

索尔与埃丽卡重温旧情，云雨交欢。这使克里斯深深陷入痛苦之中。过去对埃丽卡的情思复萌了。此刻丰腴且又撩人情欲的埃丽卡正颤抖地躺在索尔怀中，克里斯坐卧不宁妒火中烧……

忽然一声爆炸，枪弹暴雨般袭来，谋杀从天而降。难道是埃丽卡……？

普拉德姆基金会事件牵涉到以色列国家利益，埃丽卡帮助索尔和克里斯逃出了重围。并由以色列情报网提供情报弄清了普拉德姆基金会的内幕。索尔和克里斯明白了艾略特收养他们的恶毒用心，恨得咬牙切齿。于是一场追杀与反追杀、剿杀与复仇展开了角逐。

艾略特的仇人哈代根据一些迹象，怀疑艾略特是苏联克格勃间谍。在他着手调查时，艾略特把他从中央情报局清洗出去。

为了证实这点，根据哈代的线索，索尔、克里斯、埃丽卡绑架了已退休的英国情报机构的首脑、阿比拉德会议的继承者兰蒂什。老奸巨滑的兰蒂什诱使索尔、克里斯和埃丽卡进入了他的圈套。最后，克里斯被杀；索尔和埃丽卡被巴黎站克格勃上校奥里克抓获。

奥里克知悉了阿比拉德会议的阴谋和密约，探明了克格勃内部大权在握的阿比拉德集团中的神秘人物，他想以埃丽

卡作人质和诱饵，叫索尔去杀那位神秘人物以及兰蒂什、艾略特及其他的阿比拉德集团的人物，以完成他们的“革命野心”，所以他放了索尔并提供了艾略特的下落。

艾略特躲进了国际间谍避难所，想藉此逃避惩罚以求得庇护。对索尔多次谋杀的失败，使他感到末日来临，克里斯的死亡使他惶惶不可终日。他知道索尔不会放过他。

阿比拉德条令是天条，索尔不敢违背。

男女间谍们花天酒地、纵情享乐，置身于淫乱、吸毒、酗酒的漩涡中，索尔不断向艾略特搅起一阵又一阵的风波，迫使艾略特无法在避难所里呆下去，偷偷地走了……

不久美联社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头目爱德华·弗朗西斯·艾略特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地区渡假时被人枪杀，他的屋后玫瑰花园也被猛烈的爆炸送上了天。特种炸弹释放的热量，把烧成灰的东西全部熔化，花房下钢制保险箱里的文件也全部成为灰烬。

在这场恩与仇的大搏杀中，索尔从小受训就已被扭曲了的人性醒悟了，他重新认识了世界，认识了人生，与埃丽卡结为伉俪，遁世隐居。由于揭露了最早商定阿比拉德条令国家的阴谋以及销毁了艾略特搜集在保险箱里有关总统、政府要员们的色情、性乱、暴力、贿赂等丑闻，他得到了情报机构的好感，获得了非官方的赦免……

小说惊险曲折同时缠綿感人。

教会他们以政治和战争
他们就会让后代学习医
学和数学

——约翰·亚当斯

书 号 461:1

登记号

目 录

序 幕	阿比拉德惩罚条令
第一部	国际间谍避难所
第二部	跟 踪 追 击
第三部	背 叛
第四部	复 仇

避 难 所

1118年，巴黎。

皮特·阿比拉德是巴黎圣母院一名英俊的牧师，他引诱了妩媚动人的女学生爱露娃。她怀孕了。爱露娃的叔叔富尔培得知后，恼羞成怒，发誓要报复。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在阿比拉德去做弥撒的路上，他遭到了富尔培雇佣的三个打手的袭击。打手们把他阉割了，打算让他伤重而死。可他活了下来，但他害怕富尔培再对他进行报复，就去寻求庇护。起初，他来到了巴黎附近的圣·丹尼斯修道院。他在修道院养伤期间，了解到一些急于在政治上讨好富尔培的人正密谋再次陷害他，于是，他逃到了诺杨附近的岗西。他在那儿建造了一所避难所，取名为“圣灵”，以纪念圣灵。

避难所建立了。

此項工程，係由本局委託中國工程顧問公司設計，現已設計完竣，並經本局核准開工。該項工程之經費，業經本局撥發，由該公司負責執行。該項工程之進度，將由本局派員監督，並定期向本局報告。該項工程之完成，將對本市之交通及經濟產生重大影響。本局將密切注意該項工程之進展，並確保其按時完成。

避难所的基本准则

1938年，巴黎。

九月二十八日，星期天，法国国防部长爱德华·达拉第在收音机里向法国人民发表了一项声明：

今天下午，我收到了德国政府的邀请，邀请我去慕尼黑会见希特勒元首、墨索里尼先生和内维尔·张伯伦先生。我已接受了这一邀请。

第二天下午，慕尼黑会议还在举行。柏林伯格纳街上，一辆黑色的梅塞德斯车通过检查站，停在伯格纳街三十六号一座外观普通、不很显眼的石砌楼房前。街甬的药店里，为盖世太保效劳的药剂师在笔记本上记着：“这是第五辆1938年造的黑色梅塞德斯小轿车，与先到的四辆车一样。”这辆车刚停稳，从车中就走出身材魁梧、衣着普通的司机。他不惹眼地朝繁忙的大街和行人审视一番，然后打开车门，车中唯一的乘客下了车。这位乘客服饰考究，年过半百。司机陪着他穿过厚厚的木门，进了这幢三层高的楼房。然后，司机马上下楼穿过三条街，来到一个仓库，听候下一步指示。

楼房门内右侧是一个小四室，摆放着一张半圆形的金属桌子。这位姗姗来迟的绅士把他的帽子和大衣交给桌子后的警卫。出于圆滑得体的考虑，警卫没有搜查来客，只要求他留下公文包，因为不允许做笔记，所以他用不着带公文包。

许做笔记

警卫仔细检查了来人的证件，然后掀了一下桌子底部鲁格尔手枪边上的按钮。顷刻间，来客背对着的办公室里走出盖世太保军官。他陪来客向走廊尽头的的一个房间走去。来客进了房间，盖世太保军官在他身后关上了门。

来客名叫约翰·德克斯·奥顿，五十五岁。他身材高大，容貌粗犷英俊，留着灰白的胡子。他在一张空着的椅子上坐下，向比他先到的四个人点头致意。他已准备好谈论公事。不必别人介绍，他早已知道四人的来历：德国情报机构首脑维尔海姆·斯迈尔兹；法国情报机构首脑安东·吉拉尔。英国情报机构首脑帕西瓦尔·兰蒂什和苏联情报机构首脑弗拉基米尔·拉仁索可夫；奥顿本人则代表美国国务院。

房间里只摆着几张椅子，椅子下还放了只烟灰缸。整个房间显得空空荡荡，没有其它傢具，没有画，没有书架，没有窗帘，没有地毯，没有枝形吊灯。这是斯迈尔兹有意安排的，目的是让来客们相信，房间里没藏窃听器。

“先生们，”斯迈尔兹说道，“隔壁房间也没人。”

“慕尼黑——”兰蒂什没有说下去。

斯迈尔兹却会心地笑了，“您可不象英国人，真是直截了当。”

“您笑什么？”吉拉尔问斯迈尔兹，“我们都知道，就在此刻，希特勒要求我的国家和英国不再确保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奥地利的安全。”为了让美国人听懂，他说英语。

斯迈尔兹点燃一支烟，避开这个问题。

“希特勒打算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吗？”拉仁索可夫问。

斯迈尔兹耸耸肩，吐出一口烟。“我请你们来这儿，我们可以作为同行，应付任何紧急情况。”

德克斯·奥顿皱起眉头。

斯迈尔兹继续往下说，“我们并不注意各自的意识形态，但是有一个共同之处，我们喜欢我们这一行的复杂性。”

大家点头称是。

“你是不是有新的难题要说？”俄国人问。

“你们这些家伙为什么不说你们到底在打什么鬼主意？”德克斯·奥顿慢悠悠地问道。

其他人轻声笑了起来。

“直截了当会毁了一半的乐趣。”吉拉尔对奥顿说，然后，他转向斯迈尔兹，等他说话。

“不管这场迫在眉睫的战争结局如何，”斯迈尔兹说，“我们必须相互保证，让我们的特工人员能够受到保护。”

“行不通。”俄国人说。

“什么样的保护。”法国人问道。

“您是说钱吗？”来自德克萨斯州的美国人追问。

“钱靠不住，必须是黄金和钻石才行。”英国人补充。

德国人点头同意。“说得再确切一些，是存放钱财的安全地方，比如，那些信誉已得到证实的瑞士、里斯本和墨西哥城的银行。”

“黄金？”俄国人轻蔑地一笑，“这种资本主义的商品，我们拿它干什么用？”

“建立一个避难所系统。”斯迈尔兹回答。

“这有什么新鲜的？我们早已有了。”德克斯·奥顿

说。

其他人没去搭理他。

“我想，还应该有什么所吧？”吉拉尔问斯迈尔兹。

“那是理所当然的。”德国人说，“为了美国朋友，我还是来解释一下吧。的确，我们各自的情报机构都有自己的避难所，那是些安全的地方，特工人员可以去那儿寻求保护，或者讯问通风报信的人。一方面，每个情报机构极力保守这些避难所的秘密；可是另一方面，其他的情报系统总能弄清避难所在哪儿，因此，这些地方并不是真正的安全所。即使有武装人员保卫，但如果敌人的力量更强的话，他们就能攻占任何一个避难所，杀死所有寻求保护的人。”

德克斯·奥顿耸耸肩：“这种危险没法避免。”

“我不这么认为，”德国人接着说，“我的建议是一种新东西，是对原有概念的扩大，对原有系统的完善。我们在全世界精心挑选一些城市，在最紧急的情况下，我们中间任何一个情报系统的任何一名特工人员都应该有机会在那些城市避难。我建议这些城市应包括布宜诺斯艾利斯、波茨坦、里斯本和奥斯陆，因为我们在这些城市里都有活动。”

“亚历山大城。”英国人提议。

“可以接受。”

“蒙特利尔，”法国人也建议，“要是战争结果对我不利的話，我可能去那儿生活。”

“且慢。”德克斯·奥顿插话了，“您是想让我相信，一旦战争爆发，你的人不会在这些地方杀死我的人，对吗？”

“只要我们内部有敌方的特工人员，那就不会有那种情

况。”德国人说，“干我们这一行的，既有危险，又有压力。我得承认即使是德国人，有时也需要休息。”

“也需要镇定神经，愈合伤口。”法国人加上一句。

“我们自己也需要。”英国人说，“如果一名特工人员要从情报系统退出的话，他应该有机会从避难所到休养所去生活。在他的余生里，他也应该同样不受伤害，还应得到一部分黄金和钻石作为退休金。”

“作为他多年忠心耿耿地工作的报酬，”德国人说，“也可以鼓励新的特工人员。”

“要是事情的发展象我所预见的那样，”法国人说，“我们可能都需要某种东西激励我们。”

“要是事情的发展象我所希望的那样，”德国人说，“我就会得到我要的奖励，不过，我还是比较谨慎的。大家是否都同意这些建议？”

“我们怎样才能保证我们的人不会在这些避难所里被杀？”英国人提出疑问。

“凭所有同行的诺言。”

“要是背信弃义，怎么惩罚？”

“所有情报系统无条件地通缉。”

“同意。”英国人说。

美国人和俄国人缄默不语。

“我感到我们的新伙伴不太情愿，对吗？”德国人问。

“原则上，我同意，我准备拨出款项，”俄国人说，“可我不能保证斯大林是否合作。他不会愿意在苏联领土上庇护外国间谍的。”

“但是你可以保证，只要敌方的特工人员一进入指定的

避难所，你就不去伤害他。”

俄国人点点头。

“奥顿先生呢？”

“好吧，我同意，我会掏钱的，可我不愿任何一个避难所出现在美国境内。”

“这样妥协一下，大家都同意吗？”

其余人都点点头。

“这个计划需要一个代号。”兰蒂什说。

“我建议用‘收养院’这个词。”斯迈尔兹说。

“那可不行。”英国人表示异议，“我们的医院有一半叫收养院。”

“我提一个方案供选择。”法国人说，“我们都是博学之士，我想大家都记得中世纪时，我国一个同胞的故事，他叫皮特·阿比拉德。”

“谁？”德克斯·奥顿问。

吉拉尔解释了一遍。

“那么说他去了教堂，得到了保护？”奥顿问。

“避难所。”

“我们把这个计划称为条令吧，”斯迈尔兹说，“阿比拉德惩罚条令。”

两天以后，十月一日，星期三，法国国防部长达拉第在慕尼黑结束了与希特勒的会谈后，乘飞机回到巴黎。

飞机降落在布尔杰机场。当他走出飞机时，欢腾的人群向他欢呼：“法国万岁！英国万岁！和平万岁！”

人们挥舞着旗帜和鲜花，冲破了警察组成的牢固的警戒线。记者们涌上铝制高台，欢迎国防部长回国。

达拉第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

他转向路透社的富考尔特，低声说：“和平万岁？他们难道不明白希特勒居心何在吗？这些蠢货。”

1939年九月三日，星期天，下午五时，巴黎。

收音机里，播音员突然打断了正在广播的米切林戏剧，宣布：“法国正式对德国宣战。”

收音机里的广播中断了。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波茨坦、里斯本、奥斯陆、亚历山大城和蒙特利尔，世界上最大的几个情报系统联合建立了国际避难所系统。1941年，日本也加入了这一系统。

避难所，国际间谍避难所建立了。